

某夜在鹿鎮

我沒有確切的理由要去鹿鎮，形成啓程的理由似乎是臨時的興趣，事實上這是在雜亂的城市無目的勞渡了十年之後所生的企慕；成行的決定終於趨落於今日，我絲毫未被這種具體的思想惑亂。雖則離去這座城池猶如堅強地訣別了婦人，但我沒有這樣憤慨的決心；從此不再折回來重新居住。世界既然我不能支配它，顯明地我一直受它的支配。所以對事物不能預先肯定下承諾的因由，因為隨時會遭到不如意的事的阻擾。悲傷哀嘆的心竟是這樣形成的。在這座日漸文明和擴展範圍的城市裡，不再因為謀求不到一個糊生的職位感到痛苦；目前絕少哀嘆貧窮的聲音，失業的人寥寥可數，貧窮已經成爲過去的特徵，和被裁害死亡的雙親一起歸入歷史。生活在這個土地上的人們大都享有豐富的魚米，但是一種無秩序或稱爲不合理的秩序替代著貧窮而引發着煩燥。人爲的迫害，傾扎的現象造成精神蹂躪；純良的品格被一種實際上的狡詰掩沒。越去接受所謂文明的薰陶，越感覺自己像個被餵養和被訓練的可憐的動物。

我的行李雖是縮減爲一個模樣輕盈的小皮箱（彷彿面裡放着一件樂器），却不就肯定我不會在鹿鎮長遠住下；總之：不能經由外表的形貌下一肯定不移的結論。我天生有一種驕傲自尊的氣質，隨時會對不稱意的事物採取一種不妥協的行爲；即使早經對某事表示承諾的決心，也可能數小時後就做了違言的背叛。我的意志指定鹿鎮而非其他的小鎮，客觀的辨識：鹿鎮絕非最美麗的鄉下，當然我的行爲極其容易被誤解爲有計劃的逃避去實行怯懦式的隱居。坦白的招認：我是爲着我私有的感傷而去的。那裡或許不外是曾經使我享有尊嚴存在和適快生活的地方；那裡的一切是不需經過煩瑣的辯論，人們似乎早經宣誓過效忠的儀式，有一種互相信賴的感情默契在心中；那裡生活的甜美寧靜就像恒定在那裡的自然景物。我的身軀自從離開那裡，心便開始懷念那裡。是的，最優美的地方在這個世界四處可尋，可是總沒有比故鄉更可愛的。

但是鹿鎮不是我的出生地，可是它的存在對我個人具有故鄉的涵義。我至今回憶起來，對我實在出生的故鄉的感覺是一無所存，就是對長大到七歲的另一個大城的感情，也十分的曖昧；這是實在的，因爲那時我的慾望並沒有那麼早形成；而鹿鎮是唯一成就我的慾望和品格的所在。

我終於抵達了鹿鎮。我在一條約一百公尺才有一盞路燈的寧靜街道走向記憶中的那幢房屋，我走近它，它在我的面前穩固地站立。經過一扇敞開的窗戶，瞥見阿代垂頭輕鬆地編織着毛線。我轉回來站在幽暗的窗側窺視着她，突然詫異阿代有一種容易蒙騙觀感的甜靜外表。這一刻，我

是第一次能够冷靜地察看這個女人。他們在那個燈盞輝明的客廳進行着不激昂的緩和談話，我所觀測的位置不能看到阿代的丈夫錫琛，但他的聲音發自另一處角落却十分的分明，傾聽之下，居然巧合地討論到一個人——我。

回頭查看街道並沒有任何行人走近，我身側的一株矮松還爲我做掩護；於是我繼續在夜下站立，窺聽屋內的討論。是不是他們經常這般議論到我，以排遣頗爲難耐的黃昏後的光陰？這種情形彷彿在遣散他們心底的雜念，或者也像在遣發遺憾的憂慮。經過這樣長久的時日難道還有什麼論說不盡的事？況且當時是我自願告別的，於他們內心並沒有什麼抱疚之處。無非碰巧是第一次偶然的觸發，也許他們（尤其阿代）早有預料我將折回重臨；她對我的瞭解其實不僅止於官能的接合。我正需要一點有關他們當我不在場時的一些坦白的批評資料，以作我新行動的憑據。阿代對我的讚美倒令我有点失望；我竊聽的目的希望阿代會坦衷地對我大加砍伐；她不應該那麼言詞優美，使我大爲心慰和微笑。由他們的話語的表情，我感覺他們之間依然還保持以往的那種規避個人的真實露給對方的狡黠。我懷疑還有誰（何樣的人物）繼我之後被阿代摟進她的狂熱的生命中，因爲她和她的丈夫之間的和平，從久遠以來就完全建立在自私的不同慾望之上。世界沒有比不同的意旨的和平更和平。他們組成一對標準的貌合神離的伴侶。兩相比較之下，我嘆憾錫琛是一個聰明有限的傻子，由於他在順帆的事業坦途中，遺落了心理成熟的訓練，是個完全不懂女性

的男人。至於阿代，這位臨近暮年的婦人，有著鬼谷子般的智慧和經驗，她瞭解她擁有的法律保護下的男人以及法律擯棄不顧的男人。一對能保持友善狀態相處二十多年歲月的夫妻，絕非俱有主權的男性的威嚴嚇囚着女人，而是女人爲了維護女性的一切本質做了寬恕的妥協。

他們迎接我的感情是我意料到的極其受嚇的驚訝，因爲他們剛剛正在議論着我加強了他們的方式，但對於他們這年齡的人，那種感衝很迅速的平息了。錫琛表現了他一貫擁有的單純的喜悅，總懷着不能對他傾表悔意的慚疚，我是在暗地裡大大地吞噬了他的利益，現在我又打算做他的客人——預計更爲長久的，便對他懷着極深的敬意。阿代和我四目交視一下，今天這種感覺十分令我詫異，像電極的接觸，她報以一個浮統的笑容，一種機械的甜靜外表，但在瞬息間，惟我能直覺她從內在底操縱的複雜的善變。那些輕微躍變的表情，她的丈夫幾乎統視爲一種，我比他更懂得這些變幻的表情所俱的真實意義。我在鹿鎮的去留完全決定在阿代對我顯露的感情的結論；我很難有自決的意志，惟有反映着阿代的意志表情罷了。短暫他們還猜不透我突然蒞臨的意義，我想我也不會真實的吐露出來，像平常的人一般我有另一個偽造的理由，當他們一經開始問詢我時，我便要把它宣佈。我坐在阿代身旁的單張沙發椅裡，脚旁就是我的小皮箱，像一隻馴服於主

人的狗。接近阿代的感覺，便是我與昔日在這個家庭中的地位銜接起來了——這份感覺使我闖入時的曲竄變成了開朗。錫琛剛剛閱覽的是一本日本雜誌，現在只得攤擺在桌面上，整個坐姿爲了便於談話朝着我和阿代的方向。一連串的問題開始了，這是重新瞭解的前奏，錫琛所要知道我的一些事，都只限於一些我外表的生活情形；侮蔑地批評他，他是不會鑽研別人的內在思想的。阿代只做旁聽便能夠擒獲對方的一切。當呆板乏味的問答正在進行著的時候，我感到陌生的危機，現在變得如此陌生，令我悔悟先前以亢奮的心情冒然離開這裡的那番行爲，我感到一種要回復互信的艱難的痛苦，我們都同時受到了時間的改變。

我輪目巡視的這個客廳也顯示着歲月留下的痕跡。我感慨這間客廳的狹小和頹舊，這種老式的磚屋內室的白壁，穿易留下濕氣滲透的綠斑，那些龜裂的縫痕，使我嘆感有限生命的敗跡。不過，假如它彌補一些畫幅……我的注意力早已注意在這一點上了；無疑我不外是在尋找我離去前佈置上去的我自己親繪的一幅油畫。它吊掛的位置我記得很清楚，可是那面白壁上明顯地替補着今年度五彩的美女月曆。我的眼睛瞥勾着那隻大書櫃的底洞，書櫃和小利的所有玩具均堆塞在那暗濕的角落，已經纏綁着許多令人害怕接觸的污穢的蛛絲。這是誰的主意？這間客廳居然掃去了那麼一點優雅的古典氣息。當然擺花可以增加點自然活潑的情調；一隻潤嘴的盜盆設在書櫃頂面中央，雖然插着幾朵黃白兩色的菊花，和配置的石竹看來頓富況味，我却感覺整個屋宇內的俗

味。這一座盆花引起我的猜疑，我的神經遽然敏銳了起來。我稍露的妬意被阿代察覺了——她不可能不會察覺到我這份內在的刺激，當我側轉過去注視她手中的編織物時，她手中的鉤針錯刺了原來的秩序；在我的面前她不能蒙騙那件編織物的形式的意義，這是一件年輕的男人所穿的套頭的毛衣，她很容易藉口蒙騙錫琛，對我却不能逃過。我面前這位看來豪爽偉大的男主人，却是最容易爲人欺騙的可憐人物；我不儘暗暗地洞嘆着生物間內在與外在的偌大的差異。我漸漸嗅得出充滿在這間屋子裡的其他異狀，由此我心中喚起感傷的情緒，我感覺許多事物已經在現今不存在了。

「那隻……貓呢？小利的……」

錫琛頓時收斂了笑容，閃亮地看我一眼後把頭擺開；阿代繼續編織毛線。這句話我是不專對錫琛說的，但顯明地我說了這句話便中止了剛剛的喜樂的氣氛。（但這實在是我最新關切的一件事）。昔日，我與小利之間最投契的情況是去逗戲那隻母貓；要非那隻母貓做了我們快樂相處的介物，我與小利是不能單獨平等在一處的；要不是我們同樣對這隻母貓有好感，我們的無趣是可以想見的。而我與他們夫婦的感情是建築在我與小利的關係上；小利當時是我的學生以致認識他們夫婦。我早就發覺人與人幾乎不能產生直接的關係，總需要依憑一件中間物才能溝通起來。有一次，因爲我去撫摸一隻拳獅狗的美麗的毛，而竟和它的主人談到現今的政治。

「小利死了。」阿代簡潔地說。

小利已經死了，無用再說那隻貓的命運，我這樣想着。阿代的雙手加速地工作着，藉努力編織以圖緩衝她自己的心境。我開始感覺坐立不安；小利之死使我難堪。他的死何其不幸啊。現在這個有關小利逝世的話題在他們夫婦間掀起了像政治一樣熱烈的討論。我沒有資格參加這類的辯論，那是他們夫婦間專有的題目。小利的死亡並不如想像般的震盪着我，他的生與死都不是我所能關心的，更非我前來鹿鎮的目標。可是我的外表却不得不表現我對他的無比關切；我自知掀起了這個問題的無聊，可是現在小利不存在，我與他們間的感情已經斷絕了介中物，只能依靠一種卑鄙的獻媚。

「小利死於那一年？」

「一九五九年——」

「五月黃昏的辰時……」

那些無辜的小孩都死於黑暗來臨的時候，總是那麼巧合，像經過了安排一樣。停頓片刻後，顯然感傷漸漸褪去。

「怎麼樣死的？」

我自己被我這個問題嚇了，我萬分痛惡自陷寂寞無聊之境。

「腦炎。」

可憐的小孩，他們皆死於腦有問題。在這塊土地上為何腦炎如此猖獗？始終不能解決的還是空氣污染的問題，天氣太炎熱，稚弱的小孩便容易罹患這個流行病症。

「本來是有救的。」阿代抬起頭來說，她的模樣表露着抗議的激昂之色。

「怎麼會有救呢，阿代？」

阿代不加以理睬地低垂着頭，快速地編織起來。她大概想到這個客廳，她的身旁還有另一個人存在，遂轉頭來對我微笑一下，表示她的慚疚。這一顯示使我感覺阿代內心的不平靜。但她表情的另一意義則是表示他們夫婦同居常有的僵情，好像她暗背的不貞是居於此項好理由。對於會做過不貞的同謀者的我而言，我是如此地瞭解她的整個情形的因素。但是至今回來遇到這種情況的我感到無比的窘迫：首先是小利的死，現在是面臨主人間的不和諧。聰明的阿代是不願馬上反駁這項爭執的，她自己要怎樣對付他都是非常會計算的。我目前內心的躊躇不安是想緩和他們間的對立情勢的無能為力，中斷會下來使各人心中記恨這件事發生的事。

「到底怎麼樣？」

我靠近她的耳朵冒險地輕聲問着，阿代照樣低頭工作，沒有即刻回答我。可是那位誤以為我是站在和他同一性立場的人，竟然得到附勢的幫助而擴大了討伐。

「到底怎麼樣，阿代？」

因為這一句問話，我多麼厭惡這位無知而殘暴的男人。是的，這種情形，她一定要使她屈服認罪才肯罷休。阿代面對着我說：

「他以為小利的死，罪過都在我身上……」

「妳還不承認嗎？」

「我是永遠不承認有罪過。你是一個自私的人，從未看到事情的全貌……女人有罪過的話也並非一定要把男人的罪過一起承擔……」

「我的罪過在那裡呢？」

「在你驕傲堂皇的魁軀上，驕傲皇堂的肉身等於不外是愚蠢和盲目的表象。」

「這是一句多麼錯誤的語句，阿代，今天我才知道妳尖刻、無情……」

他咬着牙齒，全身發出一種不能抑制的戰慄。他旋轉他的那張大靠背椅，縮起腳板，轉到桌面那一邊，他的眼睛釘着日文雜誌，手拿起它再丟下，他像醫生一樣把身軀旋轉回來，經過一番操作，他抑制了片刻前的憤怒，轉變了一張冷靜苦惱的表情。

「我盲目過什麼，阿代？」

他故意裝成溫柔和耐性的語調。

「你對一切都盲目。」

這句少女式的無理性的倔強話語，喚起我和她在床第的一切記憶，我預感這一場爭執將會有個極其無味的結果。

「一切是指何物，阿代？」

「一切是什麼意義你不知道嗎？」

「我但願知道具體的事實，一二項……」

「但你的無知是概括了一切的。」

「這是什麼意思？我明白了，我相信這只不過是一句故意……」

我為錫琛的懦弱暗暗的嘆息。首先他自己發笑，然後是我（以他的立場陪伴他），阿代也跟著笑起來。阿代的笑聲則是一種異帶毒辣的詭譎。這場爭論，我看出阿代是真心尖刻的刺激他，慶幸錫琛並不明瞭那些字句的真正的確實性，結果一場可能異常狂飈的風暴，却像氣球一樣滑稽的洩氣了。這樣的結果，我會謹慎注意錫琛可能藏有極其智慧的寬恕的意義，但也似乎沒有，或者我沒有真正的察覺。我是等待他可能給我類如擠眼的暗示，但他笑得把身體又旋轉到桌子那一面去。我和阿代繼續不停地笑，相視而笑，突然我掩嘴抑止，心中猛悟到一個驚訝：我這樣放肆的舉動不啻自喻與阿代有著同謀者的意味嗎？我多麼不謹慎啊！隔了十幾年才洩露自己昔日的姦

情不是很愚傻嗎？而且長久時日的斷隔，自己的內在不是已恢復了純真高潔的境地了嗎？既使現在有人指謫我昔日的錯誤意圖污蔑我的人格，我將冒生命危險起來維護。既然與罪惡斷絕來往，靈魂一樣是高貴的。回來鹿鎮我沒有意思再與罪惡連結，我期望在二三者之間立一種純潔的友誼生活，可是這裏繼續存在的狀況，顯然已經宣佈了我的理想上的絕望；總之，我沒有料到阿代已經有了遞補我的位置的人物，這個情形喚起我最深的妬意，我的意旨漸漸轉向於把阿代搶奪回來。對於錫琛這樣一個典型的舊時代人物，我在尖刻的嘲笑之中，不是沒有一點憐憫他的成分。打倒他是我願意的，可是畢竟還是可憐他。阿代的觀點就不相同，她是不計他的死活的，當她真正所有行動時。我想在鹿鎮棲息還須有依憑錫琛樂意的允諾，還必須他外表威嚴的保護，我必須與他保持相當親善的友誼。他是什麼惡惡都未察覺出來，剛剛他還異常滿意於那場滑稽的爭吵，從這一點可以斷定這個男人居然未把設防的心放在他已經統轄的家庭。他的生命的一切似乎是那個堂皇壯偉的外殼的瞬息的價值，他相信由別人奉讚給他的名譽的價值，他酷愛形式（假如他活著而沒有名銜的話，他便以為莫大恥辱）。錫琛是鹿鎮數一的富豪，同時又是一個頗具勢力的國民代表；財富和權力就是他的一切，以外正如阿代所說的完全盲目。我想小利的早折是一種幸運，否則我不堪想像他將成爲一個怎樣的人物。他們夫婦愛他只是愛他們各人所喜愛的那一部分，小利身上也感覺出他的父母親兩相差異的相尅的氣質。錫琛對小利的教育惟希望他像自己一樣，

當他高興的時候常問小利說：

「兒子，你將來要做什麼樣的人呢？」

「像爸爸一模樣呀。」

「兒子，不止是，你還要做大的人物。」

這種陶醉滿志的氣氛是令我作嘔的，我總候立一旁微笑。可是小利的母親，一個教會大學文學系畢業的女人，安全有她不相同的祈望，她希望小利發展一個完全健全的人格，不希望俗世的一頂暫短的皇冠壓盡了他優良的天性。小利是個異常聰慧伶俐的孩子，令他的母親決心做了這種高尚的許願；要是他本是一個平庸的小孩，阿代一定會放棄與錫琛爭執的。我便是是在這種情況的當時被僱聘進這個家庭裡。爲了爭奪，阿代不計她的手段是如何的險惡；是的，她使用誘惑來使我站在她的一邊，我當時却僅看到了我的慾望——我的不可寬赦的肉慾。

「我不希望小利學他的父親。」

阿代私地對我說。

「我們兩個人一起管教他，怎樣？」

錫琛却有這樣公開的表示，當他也決定同意我是小利的教師的時候說出的：

「好罷，專家教育他是應該的，但是這一點僅止於學術，我沒有時間來參與這種傳授，但是

我的小利將來會成爲什麼樣的人我是很清楚的。」

「小利是不會像你一樣的。」

阿代插嘴進來。

「像我有什麼不對，我是什麼？」

「豬。」

「乃弟，你說我像豬嗎？」

當時是在一種和樂的氣氛，他們還爲了請到一位家庭教師而自滿。我是善於迎合眼前環境的：

「這是無庸再說的，羅先生。」

這就是我當時所站的危險的立場，我對錫琛微笑，表示迎合了趣味後，偷偷的瞥望阿代一眼以作訊號。小利終於像什麼都不是，一個未成長而早折的人是完全像他自己的。

壁上掛鐘宏亮敲響十點半，這是這一個家庭應該吃宵夜然後睡眠結束一天的時候，錫琛命令阿代把廚房的食物搬到客廳來，阿代把編織物放在一隻藤籃裏，站起來。這一瞬間她一定感覺我在關注她的身材，背向錫琛的臉孔羞紅的惱怒着，她的眼睛斜掃過來，在那幾秒間迅速地譴責了

我的不禮貌的審視。在阿代站起來走開之間，錫琛一點也察覺不出我和阿代正在進行內心間的談話，她那幾十年相同的姿態裡，錫琛並沒有懷疑有何異樣的涵義。我的身體感到溫熱，阿代居然猜想到我還有對她的企慕之意，我心的幻想逐漸蓬勃起來。要是她以爲我是爲了她回到鹿鎮，正與我的起程動機相差遙遠。但是起程後迅速地連想到我與阿代的往事，並且那些事佔滿我的心思，我一點也不加以否認，到她離開客廳走進廚房爲止，我又已經完全被她那未曾改變的外貌身姿攫囚了。十年前她是如此，她看起來永遠是如此。她原本瘦削的體型未曾改變，她的模樣在世俗人的看法是絕對有點性冷感的結論，也許瘦胸平臀引不起別人的衝動，錫琛也表示阿代不是漂亮動人的女人。但我的看法却完全相反，女人的狡慧的本質同樣會引起我的性衝動。根據一種真實的報告：女人的肚腹和雙腿是永遠保持她童貞年代的色澤。阿代與我，現在要比往昔更令我感到難耐焦渴。一個人心理上的需求總要比器官的需求更強烈百倍。

「小利死了，我惋惜得很。」錫琛乘阿代走開坦懷對我說。我感到自慚的是他依然把我看成知己。

「我亦同感，實在太不幸了。」

「乃弟，我發誓未曾做過害人的事，上天這樣懲罰我，那可能是家庭裡有一個不敬拜祖宗的異教徒，這是我想到的要絕代的原因。」

聽到在背後懷著偏見誣控阿代令我驚慄越來。既是如此，他們兩神的相惡已算根深蒂固了。阿代端著錫盤進來，錫盤上的鍋和碗擺在茶几上面，她的動作的柔順充分表現她另一面的賢淑和敬養，恭敬地把碗端給我和錫琛。

「我聽到你在批評著我，錫琛。」

「是的，我正在對乃弟說著妳。」

每個人手中都有一碗，客廳發出慢慢飲嚼的細碎的聲音，就在這種外表溫和的氣氛中，進行著另一場他們夫婦的爭論。

「阿代以基督教的理智做了這樣的一件事：小利的屍體入棺的時候一定要那隻死貓也一同放進去；阿代說：小利和貓的精神是相通的。人和動物的精神會相通是我第一次聽她胡言，而且是發生在我孩子身上，她說這種形式有一種安魂的作用，她就這樣堅持著。我敢說，受教育越高表現的越迷信……至於臺灣人拜偶像，她又認為毫無一點意義……」

「但是錫琛，」阿代溫和地打斷了他：「你剛剛只是說到羅家絕代的事。」

「是的。」

「你說了這樣的話不能說俱有很健全的理性。」

「關於人和動物……你的理性在那裡？」

「你還能記住小利昏迷時的囁語嗎？」

「這要怪你，阿代，妳把貓推給了小利做伴侶。」

「不管和何物作伴侶都是一樣，既然產生感情，何物都可以。」

「何物都可以……這不是西方思想的特徵嗎？自古以來，女人會經產下小狗、小象，還有各式各的怪胎……」

「你今天要慶幸，感激我，錫琛，我到目前為止未為你羅家產下蛇。」

「假如你這樣，我可以公然扼死妳。」

「小利死了，」阿代對我傾說：「貓同時死了，做為小利的母親的最後一次給兒子一點恩惠，他們生時總是在一起，死後也總要他們同樣結伴；寂寞是可能做出任何壞事的……」

「街頭巷尾皆恥笑着這一件事……」

「你一生的準則就是避免被人恥笑，你一生都想做眾人的王，甚至不計使用殘酷的手段。你倡導供奉偶像，其實是想愚昧大眾，其實你何曾相信那種類繁多的神呢？」

「難道妳沒有看見勞苦的大眾需要心靈的慰藉嗎？」

「但是從政的人却必須從實際生活中去改善他們。」

「妳不以為我們年年都在努力嗎？」

「當然你們年年都在努力，大部分爲己，小部分爲大眾；你們謀得今日的地位，無疑只是想爲自己爭取權力。在這個世界中，我沒有看過比你們這批人在立行方面更無能的。」

阿代站起來要領我上樓，他們的爭論給我很大的紛擾的影響，我憂心忡忡地跟隨著她。

「他總是對別人說他是如何信神的。」

「妳不也是表示妳對妳的上帝虔誠嗎，阿代？」

這就是尾聲了，仍分不出勝負。我的難堪是不能做決擇去幫助一邊，昔日我在這裏迷失了，只要有一邊能滿足我的慾望我便投於它，現在我依然只有這一條路可行。他們的爭端是異常複雜久遠的，凡是一種堅持己見的方式下辯論是永遠沒有和平可言的，真理不可能在極端的一方。由狹窄的觀念和勢利因素統治的世界必定紛擾不堪。可是這個家庭從外表看來是異常美滿，由此推演，每一個家庭是一個空的美的形式，這個社會是由許多這樣的空殼組成，那麼這個社會不就是等於一個大的空的式形嗎？就是這個世界亦然；整個地球畢竟是一個大蛋，這個大蛋終有一天會界統治它的人粹碎的。

房門推開，我和阿代走進去，一種久無住人的霉味衝向著我們，但我並不顧及這個，放下了皮箱，迅速反身摟抱著阿代，她甚爲堅決地推開我，然後走了出去，我凝聽著她下樓，隔了片刻的時間，我伸頭往下探看，客廳的燈光已經熄滅了，整所屋子靜寂如深淵，我把自已關在這一間

昔日生活過的臥室。

第二天清早，我被一種嘶嘶的灑水聲吵醒，我起床站在窗邊看出後院的花園，一個穿短褲的結實青年握著塑膠管的一端，正對着整排的菊花灑水。我思想著：這個後院昔日是一片柔美的草坪，只有數盆的花擺在牆根，那時一切爲了小利，他總是和那隻貓在那裏追逐遊戲。突然那位青年握著的一端的水停止了，他顯出莫名其妙的樣子回轉著頭，但我馬上又看見他的臉上掛著微笑，阿代的身影截然由我的窗子下方出現，我謹慎地躲在窗帷後面，阿代走近那位青年，對他私語著，然後半推半勸地把他送到後門，最後我看清她一把推他於門外，阿代隨手關閉了那扇後門，當她舉頭對我的窗扉看望時，我迅速縮回我的頭，然後退身回到床上躺下。

對於昨夜的拒絕，阿代由行動中改變了主意。我思忖著，竟自微笑了起來。那麼我回來鹿鎮，從今天開始已經又和昔日的生活整個連綴起來了。

晌午時分，我們攜帶食物步往海濱。那年在鹿鎮，阿代是無匹敵的游泳好手，我和她常偕同游向我們所謂的窩巢地點。我再以輕佻的眼光——自從昨夜以來——瞥望阿代。

「如今，那窩巢地點如何？」

「你走後我未曾單獨游去。」

「爲什麼？」

「害怕。」

「爲什麼？」

「寂寞。」

「現在還能游去？」

「可以試一試。」

我向海洋眺望著，心裡竊喜阿代已再屬於我。阿代是完全的屬於我，但這種感想越推想越令人憂傷起來。昔時，我屬於她時，我是多麼地迷戀於她，但現在她倒反屬於我，却使我感到棘手。

幸福已經消失了，當理智清醒的時候。現在我不能讓她單獨享有這份幸福。

錫琛自有他自己的健身方法。他在淺水中打著手，緩緩地環繞兩三圈，上岸後便躺在太陽傘下靜息他那碩大的肥體。他帶著太陽鏡，仰著面孔，似乎已經呼呼睡去了，阿代有意騷擾他搖動他的肩膀，他從甜蜜的睡夢中回醒，很惱怒地看著阿代。

「什麼事？」他說。

「現在什麼時刻？」

「十點一刻。」他看手腕帶的金錶一眼，回答說。

「我要測驗一下體力如何？」

錫琛詫異地拿下太陽鏡。

「妳已經太老了，還要嘗試什麼？」

「現在又有乃弟在這裡伴著我。」

我聽到這句話把頭轉開，故意在專注海洋上的波浪。我再回望他們，錫琛看了我一眼，他的臉也展露笑容，重新帶上太陽鏡。

「好吧，現在是十點半。」他再說。

「你常估錯了我，這是你一生的損失，假如我能游完昔日的距離，你要和我打賭什麼？」

「男人和女人打賭從未見過女人贏什麼，女人常損失了她自己，不過你已經沒有什麼讓我贏的了。」

「這個表示你不阻止，假如我游不回來？」

「妳回來不回來，對我已不算損失，我已經很久很久以前就損失了妳。」

「我們走，乃弟。」

我和阿代走下沙灘，然後慢慢向深海游去。這一刻，是我有生內心最感洶濤激動的時候。憂傷和幸福在這頃間擊打我一下又消失。我頻頻回頭觀注沙灘的落漠而炎熱的景象，一個青年跑近錫琛，對他說話且用手指著我和阿代。錫琛站起來，擱打他的耳光，且用腳踢他的屁股，那個青

年奔跑著離開。錫琛重新躺下來，他的姿態與以前並不一樣，面孔仰天，似乎已經呼呼睡去。我和阿代漸漸游近我們所謂的巢窩地點。

跳遠選手退休了

我們條件談妥了，你們回去，也告訴所
有的人，要他們不要再干預私人的事。

一個初到城市來的青年，在城市中心的五樓租了一間單獨的房間。他的身體很疲倦，心裡很恐懼很寂寞。他也不知道有什麼理由要拋掉他以前的生活環境；他像一株被洪流漂來的草根，擱淺在一處寬闊的河岸；沒有人確切會爲了什麼這樣做，總是時間在往前推進，無能阻擋自然的趨勢。

初到之時，他去訪晤幾位朋友，到附近的郵局去寫信給遠方的親友們。他還未找到職業，也不知道將會獲得什麼工作機會。他和朋友們在一起以便渡過這些閒空的時間；朋友們以盛情款待